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十 一 年

第一三三八次會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1338)·····	1
悼念 Mr. Víctor Andrés Belaúnde·····	1
通過議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秘書長報告書(S/7611 及 Add.1)·····	2
關於南羅德西亞情勢之問題: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及三十日以三十二個會員國代表名義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82 及 S/5409):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7610)·····	13

例 言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大寫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安全理事會文件(編號 S/...)通常刊載於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補編內。文件日期指示刊載或論及該文件之補編。

安全理事會之決議案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過之體制編號，刊載於每年一卷之“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及決定”中。新體制於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實施，並追溯適用於以前所通過之決議案。

第一千三百三十八次會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四午後四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Pedro P. BERRO (烏拉圭)

出席者：計有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亞、中國、法蘭西、日本、約旦、馬利、荷蘭、紐西蘭、奈及利亞、烏干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及烏拉圭。

臨時議程(S/Agenda/1338)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秘書長報告書(S/7611 及 Add.1)。

- 三. 關於南羅德西亞情勢之問題：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及三十日以三十二個會員國代表名義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82 及 S/5409)：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7610)。

悼念 Mr. Víctor Andrés Belaúnde

一. 主席：本人茲不得不宣佈 Víctor Andrés Belaúnde 逝世的消息，內心深感激動。

二. 整個拉丁美洲均感悲悼：它失去了一位最偉大的思想家，失去了一個頭腦最靈敏清晰也最開明的人。全世界也同感哀悼，因為 Mr. Belaúnde 的偉大人格業已超越了他本國及本洲的界限而為舉世所欽佩。

三. 他曾在金山市參加簽署聯合國憲章並擔任過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主席。他膺任世界的最高職位，在履行其所有多種職務時，他顯出了他的才智和雄辯、他的高超的性格、他的作風和態度、他的沉着的精神和高度的冷靜。他真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人物，知道如何使他的理想與他周圍的迫切的現實互相折衷調和。

四. 當 Mr. Belaúnde 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聽眾幾乎是帶着宗教的敬畏，嘖嘖稱羨地肅靜恭聽。他所說的每一句真知灼見的話都是充滿了希望的預兆。

五. 由於他本身的美德，秘魯大使變成了拉丁美洲大使——如我不多幾天以前在本理事會的一次辯論〔第一三二四次會議〕中所說，他是“一個偉大的法學家和偉人”。他也是一位鬪士，曾為了保衛民主與法治而遭受放逐。

六. 他是一個法學教授，在美國和法國執教，聲名卓著。

七. 他先任國際聯合會的秘魯代表，嗣任聯合國的秘魯代表，多年以來，他成為這個世界論壇最受尊重和最受敬愛的人物之一。

八. 他畢生精力完全奉獻於國際社會的問題。沒有一樣對世界有影響的事情對他是陌生的。他曾於一九五九年擔任大會主席時，作過這樣的預言：

“我們的祖先所生存的世界，可以在和平的裨益與戰爭的危困之間有所選擇。到了我們這個原子時代的世界，可作的選擇就不同了：和平將確保一切民族的生存和進展，而戰爭則將帶來死亡和世界的毀滅。”¹

九. 他一生為國際社會服務，像一個佈教的使徒，也像一個士兵。他總是第一個響應責任的召喚，而最後一個離開戰壕。他是青年的楷模，老年人的鼓舞力量。昨天他還在這個房子裏為人類的福利而奮鬥。他死得光榮，是一個平民英雄，在戰鬪中倒了下去——這是一場神聖的戰鬪，聽不見大砲的吼聲，戰鬪中的人們不是以刀劍相向，而是憑着思想的交流，以求產生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他今天離我們而去，使我們永憶他的高潔風範和威儀，也許正是他求仁得仁的歸宿。他的一生具體表現了 Ovid 所說的話：“盡瘁工作，死而後已”。

一〇. 本人忝為安全理事會主席，茲提議大家一致起立，為這位卓越的逝世者靜默片刻致悼，相信這是表示我們全體同仁的悲痛以及聯合國的普遍哀思。他向來以其慣常的熟練手腕和威嚴主持這同一機關。這

¹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四屆會，全體會議，第七九五次会议，第三十段。

個機關的辯論現在正由一個代表領導進行中，其本國人民正為一個偉大的美洲政治家、一個為服務人類而死的國際社會真正領袖的逝世而悲悼。

一一．現在我請理事會各位理事起立。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起立靜默一分鐘，為Mr. Victor Andrés Belaúnde 誌哀悼之忱。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駐
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488)：

秘書長報告書(S/7611 及 Add.1)

一二．主席：本人以安全理事會主席的身份，接到賽普勒斯、土耳其及希臘三國代表的請求，請參加甫經列入議程的那個項目的討論，但無表決權。茲依照理事會通常的慣例，擬請理事會同意邀請這三位代表就理事會議席，以便參加討論，但無表決權。

應主席邀，Mr. Z. Rossides (賽普勒斯)、Mr. O. Eralp (土耳其)及 Mr. A. Liatis (希臘)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一三．主席：理事會現在恢復審議賽普勒斯問題。我要促請理事會注意秘書長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所提，並經作為安全理事會文件 S/7611 及 Add.1 分發的報告書。理事會七個理事國所共同提出的一項決議草案[S/7635]經於本日午後分發。

一四．Mr. QUIJANO (阿根廷)：就目前正在審議中的秘書長向理事會所提報告書的大概輪廓看來，過去六個月間在穩定及解決賽普勒斯當前情勢方面所獲的進展是極有限的。用秘書長自己的話來說：“賽普勒斯情勢的繼續不能獲得解決，強有力地指出了聯合國軍的任務必須再度展延”[S/7611，第一九二段]。

一五．阿根廷代表團對於該報告書所作的結論不得不表示遺憾，因為理事會今年三月及六月間所接到的各項報告中雖有許多保留之處，卻曾引起我們希望可於一九六六年底以前獲致重大的進展。

一六．阿根廷代表團希望聯合國今天除了延長聯合國軍的任務以外能夠別有作為；聯合國對於在已經延續了三年之久的嚴重政治危機下的賽普勒斯及其苦

難中的人民應該有所幫助。為此理由，我們特別注意閱讀報告書中敘述所作調解努力的第五章。不幸的是，報告書中最為簡短的這一章卻告訴我們該地的情勢自從本年年初以來並無改變，當時秘書長受到了阻礙無法更新調解專員的任務，此項任務自從 Mr. Galo Plaza 辭職以後，即始終未能履行。秘書長然後又說了一句足以總括說明現有困難的話：“在所檢討期間，我發現當前的環境並不有助於試圖恢復調解的任務”[同上，第一八一段]。

一七．阿根廷代表團會同日本、約旦、馬利、奈及利亞、烏干達及烏拉圭等國代表團提出了一件決議草案，將聯合國維持和平軍的任務再度展期六個月，作為一項過渡性措施，並希望有助於本問題的最後解決。決議草案的案文大體上依循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所通過的決議案二二二(一九六六)。各提案國希望由於決議草案內容的簡明，它不難獲得全體一致通過，這樣做去將是對於解決賽普勒斯情勢的一項積極貢獻。

一八．總之，阿根廷代表團願意對聯合國目前在賽普勒斯所採取的行動表示支持，並深信調停與和解的努力將幫助賽普勒斯政府及人民達成其十分應得的和平與繁榮，不幸他們自成為獨立國以來即未能充分享有此種和平與繁榮。

一九．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對於賽普勒斯問題的立場是大家都知道的。此種立場曾在蘇聯政府所發表的聲明中以及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及其他場所所發表的聲明中反覆地加以說明。我願意指出，此項立場現在仍屬充分正確。

二〇．蘇聯始終贊成為賽普勒斯人民的利益使用和平方法解決賽普勒斯問題，藉以緩和世界該一地區的緊張情勢。

二一．我們的前提是，賽普勒斯問題的解決必須以尊重賽普勒斯的獨立、主權與領土完整以及該國兩個民族社區的合法權利為基礎。賽普勒斯國內問題的解決乃是賽普勒斯人本身的事，這是毫無疑問，而且決不可能發生疑問的。不用說，賽普勒斯問題的解決必須不受任何外來的干預。蘇聯堅決反對想背着賽普勒斯人民，為北約組織的利益而解決賽普勒斯問題的任何計劃或企圖。

二二．我們堅決相信，爲了要確保賽普勒斯共和國的真正獨立和領土完整，一切的外國軍隊必須撤離該國的領土，一切的外國軍事基地必須予以拆除。

二三．今天，安全理事會根據秘書長所提關於自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起至十二月五日止聯合國賽普勒斯行動的報告書再次來審議賽普勒斯問題。

二四．阿根廷、日本、約旦、馬利、奈及利亞、烏干達及烏拉圭所提的決議草案，除其他事項外，提議將聯合國維持和平軍駐留賽普勒斯的期間再延長六個月。此外，決議草案並重申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八六(一九六四)以及關於賽普勒斯問題的其他決議案。

二五．蘇聯不反對聯合國軍在賽普勒斯再駐留六個月，因爲這正是賽普勒斯政府所希望的，但是要依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八六(一九六四)的規定行事，此即：聯合國軍的任務應保持現狀，同時應繼續以志願捐款方式來籌措經費。

二六．松井先生(日本)：理事會再度在此集會，來審議秘書長關於聯合國賽普勒斯行動的定期報告書。本人要爲編撰和提出報告書的審慎周詳的態度，對秘書長及其所屬職員表示日本代表團的感謝之意。

二七．本代表團對於特派代表 Mr. Bernardes 以及代表聯合國駐在賽普勒斯的所有其他軍事及民政人員所作繼續不斷的服務，也深爲感激。我們也要感謝提供服務人員的各國政府以及提供志願捐款以支持維持和平行動的其他政府，本人很高興在這裏說，我國政府也是對該項行動提供捐款者之一。

二八．我相信我們大家都顯然知道聯合國賽普勒斯行動曾經成爲、並且將繼續成爲維持該地區和平與安全、並和平解決其所繼續遭遇的複雜而困難問題的一項根本因素。我國代表團也承認在目前的情形下，聯合國軍的駐留時間應該再展延六個月。

二九．日本代表團由於此等理由而參加提出了現在理事會案前的決議草案，我們希望將能獲得一致通過。

三〇．在本人結束代表日本代表團所作的發言時，我願表示我的最迫切的希望，希望今後六個月內有關各方所作的持續而堅定的合作努力將使我們更加接近賽普勒斯所發生問題的和平解決。

三一．主席：本人提議現在將理事會各位理事面前的七國決議草案[S/7635]付表決。

舉行舉手表決。

決議草案經全體一致通過。²

三二．Lord CARADON(聯合王國)：在我投票贊成我們方纔所通過的決議案以後，現在請讓我立即說明我國準備對聯合國在賽普勒斯所作維持和平的努力，繼續給予迅速而積極的支持。本人在作此說明時並願提出下列保證。

三三．我國政府自始就全力參加聯合國在該島的維持和平工作，現在仍舊抱持一項信念，即必須繼續進行此等工作，俾能覓致和平而光榮的解決辦法。因此，我國政府將繼續對秘書長及賽普勒斯的聯合國軍予以全力支持。我國政府贊同聯合國軍的任務應予延長六個月的提議。聯合王國將繼續提供一個相當於現有兵力的軍事部隊並負擔其一切費用。

三四．同時本人並代表我國政府聲明在此延長任務期間每三個月繼續認捐志願捐款一百萬美元。

三五．本人在提出此等保證後，由於我們無意在此時進行討論較爲廣泛的問題，我還有兩件待做的事。第一，由於我們自始至終都作出實際的、積極的貢獻，我們認爲我們有權籲請其他國家與我們同樣地提供捐款，以充聯合國軍的費用。虧絀之數必須予以清除；我們不能甘心接受下列情勢，即：理事會授予秘書長一項任務而並不保證給予足夠的經費以完成該項任務。

三六．第二，我們要竭誠地感謝秘書長提出那十分周詳的報告書，同時，我們對於所有那些參加聯合國在賽普勒斯行動的人爲完成其必要和光榮的任務而從事的堅忍不懈的勇敢而成功的努力，也要表示我們的感激和欽佩。

三七．主席：現在我請希臘代表發言。

三八．Mr. LIATIS(希臘)：主席先生，謝謝你請我參加關於賽普勒斯問題的辯論並讓我在此發言。我將利用這個機會祇發表一項簡單的陳述，而避免涉及任何足以引起爭議的問題，因爲據我的了解，這是所有在座理事的普遍願望。

三九．安全理事會上次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第一二八六次會議中審議賽普勒斯問題並通過決議案二二二(一九六六)將聯合國軍在該島的任務再次展延六個月時，也曾考慮到與目前所檢討的問題有關的一項新因素，那就是希臘與土耳其兩國政府爲促進對賽

² 參閱決議案二三一(一九六六)。

普勒斯問題早日達成一項和平協議的解決辦法所當聯合進行的努力。在該決議案中，安全理事會認為允宜表示：“堅決希望在此”——展延六個月——“期間終了時將能在獲致解決辦法方面達成重大進展以便有將聯合國軍撤離或大量減削之可能”。

四〇．因此，理事會各位理事今天自然希望能夠從參加這些會談的兩國政府或其中之一，經由其應邀參加本次會議的各該國代表，聽到關於希臘與土耳其會談迄至今日為止所獲的進展，以及關於這些雙邊接觸、交換意見與進行討論目前所達階段和由此而揭開的前途展望。

四一．由於希臘與土耳其關於賽普勒斯問題的會談進行至今已幾近六個月，所以這個莊嚴機關的各位理事們似乎越發有理由抱持此種希望，有人將很合理地認為，至少將何者業已做到以及何者尚有待雅典與安卡拉雙方去完成，向理事會報告一個大概輪廓的時機可能業已成熟。

四二．我必須爽快地說，我國政府充分地了解並重視這項意見，並且深知其在這一方面對聯合國所負的責任。可是，請容許我說明理由，何以我們認為現在來宣佈任何有關希臘土耳其會談的實質問題還嫌過早。

四三．當土耳其和希臘兩國外交部長六月初在布魯塞爾集會以期對當時兩國間有待開始的會談的主要程序方面達成協議時，他們便決定會談應秘密進行。他們認為倘若要使預定的會談能夠順利進行並且具有最佳的成功機會，這就是應該遵循的適當途徑。

四四．我們認為此項決定在過去是一項明智的決定，現在還是一樣。讓我說個清楚，此項決定並不是出於任何猜疑心理或是任何自私的考慮；它是由於認為係屬事件本身及一切有關方面的最高利益的吩咐。因此，我相信本理事會的各位理事憑其本身的外交經驗與其對於賽普勒斯問題的各個方面所具的知識及問題的周圍環境來判斷，將能同意這一類性質的會談倘欲求其發生效用，產生結果，就不能公開舉行，否則必冒引起公開而激烈的批評與反批評、控訴與反控訴以及互相謾罵互相歸罪的危險，而且這種情形勢將愈演愈烈，永無休止。

四五．同時我也要提醒理事會各位理事，希臘與土耳其的會談不但包括賽普勒斯的問題，而且還包括對希臘與土耳其間的關係有影響的其他問題，這是兩

國外交部長於布魯塞爾集會並對會談的程序方面達成協議後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中所說明的。

四六．雙方都嚴格遵守如此相互協議的保持秘密一點。在雅典方面，祇有少數政府人員及外交部高級官員知悉此等會談的一切詳情。當然，雅典方面經常以會談的進展情形通知賽普勒斯總統及外交部長 Kyprianou。我本人——我要請你們相信我——對此幾乎是一無所知。這種絕對的機密以及會談雖然很少透露內容卻仍在繼續進行的事實。當然足以表示雙方進行會談是如何認真不苟，如何堅決努力。

四七．另一足以顯示出會談進行情形的就是希臘與土耳其間緊張關係的漸趨緩和，這是對於兩國互相有利，而且對整個東南歐與東地中海地區均屬有利的。這種情形與幾個月前兩國關係尚在不斷惡化的情形相比較確實是一種令人鼓舞的發展。

四八．我雖然不願對希臘和土耳其的會談以及在幾個月或幾個星期之內就可達成公允而持久的解決的展望表示任何過分的樂觀，卻要強調指出，兩國政府似乎都決心要竭盡所能，以求如它們所保證的使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早日獲得解決。我可以代表我國政府保證我們正力求盡其所能，進行此項工作。

四九．從比較現實的途徑來看，讓我提醒你們關於賽普勒斯問題所遭遇的各種困難，不論其性質是真實的或想像的，是內在的或邊際的，是客觀的或主觀的，或甚至完全是虛構的。所有這些矛盾相反的困難，不論其性質如何，都需要加以應付並予以克服。此外，我們倘若要為未來奠定健全而鞏固的基礎就必須糾正過去所犯的錯誤和所持的謬見。

五〇．根據這些資料和考慮，我要表示感謝安全理事會讓我們能有更多的時間，依照我們所業已進行並意欲繼續進行的正確路線與正確方向，去繼續從事這些努力。

五一．在我結束發言以前，我要對聯合國繼續協助維持賽普勒斯的和平及其過去三年來為尋求賽普勒斯問題的適當解決而作出的寶貴貢獻，表示我國政府的感激之意。我們要感謝整個本組織，我們尤其要感謝我們的秘書長以及他在這裏秘書處總部和在賽普勒斯的各位助理人員，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秘書長駐在該島的特派代表 Mr. Bernardes 和駐賽軍司令 Martola 少將。

五二．同時，我們也要感謝那些對聯合國軍提供軍事、警察及其他部隊的國家以及那些對聯合國軍提供財政支援的國家。

五三．最後，我國政府授權我在此說明，我國對聯合國駐賽軍曾負擔超過其份內所應負擔的費用，現在本理事會既已明智地決定了將聯合國在賽普勒斯的任務再度延長六個月，我國將繼續那樣負擔費用。更具體地說，我奉命通知本理事會及秘書長，希臘政府願意對理事會現在決定延長的聯合國軍駐留的兩次三個月期間，每次提供志願捐款計三〇〇,〇〇〇美元。

五四．Mr. ADEBO (奈及利亞)：我是代表馬利、烏干達及奈及利亞三國代表團發言。我們祇想強調指出我們三國代表團對本決議案第二段中的呼籲所給予的重視。我們很急切地願意見到安全理事會的目標能在賽普勒斯獲得實現。我們很急切地盼望這些目標能夠很快地達成，為此理由，我們很急切地盼望所有有關各方都協同真誠努力，使該島完全恢復常態，並使此項維持和平行動能在有關各方均感滿意的情形下結束。

五五．Mr. GOLDBERG (美利堅合衆國)：我首先要為秘書長就聯合國賽普勒斯行動所提出的明晰而透澈的報告書向他表示感謝。根據此項報告書，我們又已將駐賽軍的任務再度延長六個月。

五六．我想在這對秘書長及其幹練的屬僚表示感謝的時候，來追述秘書長長期艱辛努力，履行其在此種情勢下的重大責任的事實是得當的。他的報告書繼續表明了秘書長及秘書長特別代表、我們的前同事 Mr. Bernardes 以及幹練的 I. A. E. Martola 少將所統率的聯合國軍人員是如何嚴密而忠實的執行理事會的命令。

五七．我們欣悉駐賽軍為遂行其恢復正常狀態的努力已在過去六個月間與賽普勒斯政府及土裔賽人的領袖們訂定一項辦法，使尼古西亞及勒夫卡(Lefka)土耳其人地區恢復郵政業務，我們要慶賀並感謝賽普勒斯政府及土裔賽人的合作。由於聯合國軍的努力，又達成了一項關於處理及登記土地交易方法的協議。這都是好現象。

五八．但關於聯合國軍為維持法律與秩序所作的努力方面，則我們頗為偶發事件的有增無已而感到困擾，其中包括秘書長所稱的“頻頻破壞停火，很多數是故意爆發炸彈及其他恐怖行動，以及新……要塞陣地的

建立”[S/7611，第一八七段]，這種情形有背大家所接受的了解，即現有陣地的擴充將有害於島上的和平利益。我國代表團認為凡是對於秘書長報告書中所敘述業已引起聯合國軍司令深切關懷的情形負有責任的人，應即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情勢能夠迅速好轉。

五九．同時我們也為十二月十三日所發表的秘書長補充報告書[S/7611/Add.1]擔憂。聯合國軍是由澳大利亞、奧地利、加拿大、丹麥、芬蘭、愛爾蘭、紐西蘭、瑞典及聯合王國的精良部隊組成的，該軍依照聯合國的最佳傳統，業已在維持該島的和平方面完成了優異的工作。我們認為和平與秩序祇有在與駐賽軍進行更高度的合作之下纔能達成。違反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八六(一九六四)的精神與意圖而輸入更多的武器，將不能達成更大的和平與安全。相反地，這些武器的存在祇會成為不安與鬭爭的源泉。

六〇．我們歡迎賽普勒斯政府的同意讓駐賽軍去檢查那些武器。我們進一步希望能夠使這些武器中立化，祇要賽普勒斯政府同意將業已運到的武器置於聯合國軍的繼續監管之下，這一點便可以做到。

六一．本理事會今天已是本年度第三次為賽普勒斯問題在此集會。如另外有些人所說過的，自一九六四年三月以來，理事會已是第十次展延駐賽軍的任務。依島上的情形看來，我國政府認為這些行動都是必要的，理事會決議案所說明的目標值得我們道義和物質上的支持。但是，我們必須再度提醒自己秘書長曾向我們指出，並且另外有人也曾提到過的一件事——即駐賽軍的財政基礎狹小而又欠穩定。秘書長的話特別顯示出一項事實，即我們不能期望本組織像駐賽軍這樣的維持和平行動獲得成功，不論其所屬人員如何的盡職努力，除非我們能集體地提供其所需的支持。這是我們的責任，而不是秘書長的責任。理事會要感謝那些自從大約三年以前駐賽軍成立以來便不斷給予財政支持的國家——不幸的是，這樣的國家為數太有限了。這些國家在實行聯合國此項重大的維持和平職務時表現出了高度的責任感。

六二．我國政府希望，儘管賽普勒斯問題長期地，並且有時候令人沮喪地陷於僵局，這些國家仍能繼續提供志願捐款以維持駐賽軍。我們也希望尚未提供捐款的會員國這一次能夠提供捐款。

六三．我國政府既已投票贊成決議案，認為必須具體表現其對決議案的支持以配合他所投的票，因此，本人願意宣佈，美國對於駐賽軍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至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期間的現金預算九,六七五,〇〇〇美元願認捐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我國對於此項認捐數額的最後捐款數額將一如往昔，視其他國家政府的捐款情形及駐賽軍費用概數的核實數額而定。

六四．我們的所以願意繼續支持駐賽軍是基於有關當事各方必須探索可能導致和解的每一種可以想像得到的途徑。我們聽到了希臘代表所說的話很感到興趣，我們聽到了土耳其政府在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也表示讚賞；同樣地，我們邀請並歡迎賽普勒斯政府也能為同樣的目標而發揮同樣的精神。

六五．向一種協議的解決求取進展的責任與時俱增。為此理由，我認為像另外有人所指出的，決議案的最後一段極其切合當前的情勢，並且正確地表示出我們對於事情未來動向的期望。

六六．我說到了土耳其與希臘兩國政府間的談判，秘書長曾特別予以指出。我們也和他同樣地希望這些會談能夠成為覓致和平解決的手段之一。由這些會談已秘密進行了六個月之久這一事實可以看出兩國政府是如何認真地擔負起它們的責任，企圖解決這個極其困難的問題。這個問題嚴重地影響到它們的關係已達十年以上；我們知道問題的解決頗不容易。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時間，尤其需要島上和平。倘若像我早先所說過的，駐賽軍能夠得到所有關係各方的充分合作，尤其是與這個問題有着如此緊要利害關係的賽普勒斯政府的充分合作，這一點便不難做到。

六七．主席：現在我請發言人名單上的次一發言人賽普勒斯代表發言。

六八．Mr. ROSSIDES (賽普勒斯)：我們現在據有秘書長關於甫經結束的六個月期間的報告書，這是描述賽島當前情勢的一項清晰而周詳的文件。關於這一點，我要代表我國政府深切感謝駐賽軍依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八六(一九六四)的規定，為使賽島達到和平狀態並恢復正常生活而完成的建設性工作。

六九．我要利用這個機會，對於秘書長處理這個問題時的直截、明智、客觀和圓到，表示讚揚，這些已經成為他處理一切事務的特色。我也要感謝秘書長在此

間以及在賽普勒斯的屬員們為處理本問題日常事務的幹練和謹慎，特別要提到聯合國軍司令 Martola 少將和秘書長特派代表 Mr. Bernardes 的忠誠服務，他們為恢復正常狀態而從事的一貫的堅忍的努力是特別值得一提的。

七〇．在閱讀該報告書時，我們也要查看本年度先前各次報告書以便對情勢獲得一個真正的景象。誠然，希裔賽人與土裔賽人間關係的正常化無疑是問題的最重要的一面，因為這一方面的進展便是表示對問題的解決有了切實的進展。這自然應該是達成解決辦法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關於恢復正常化，上次報告書中有一個令人鼓舞的徵象就是雙方協議恢復土裔賽人地區的郵政，使其在郵政局長的監督下適當執行職務，因而在合作與統一精神的範圍內提供了土裔賽人的需要。因此，這是趨向真正恢復正常化的一個積極步驟。

七一．另外一項經由駐賽軍及秘書長特派代表的斡旋而達成的令人滿意的協議是關於土地登記的協議。政府土地及測量局的恢復辦理土地登記，使現時希裔賽人及土裔賽人雙方面從事不動產的交易都感到便利。我們希望在其他公共事務方面朝着這個方向所作的努力在最近的將來也能獲得同樣的成功。

七二．可是，恢復正常生活狀態方面所須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標卻是賽普勒斯希臘人與土耳其人之間遷徙與接觸的自由，這是為使親善及協精神普遍存在所必不可少，並將確實為問題的正當解決鋪路。報告書提到這種遷徙自由時稱之為“評估正常化之進展的一項首要考慮”，報告書中並說“此仍為基本問題之一”。〔S/7611，第一〇八段。〕

七三．在這一方面，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整個賽普勒斯人民——希裔賽人和土裔賽人——對正常化及和解觀念的態度。我要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賽島大多數人民——希裔賽人和土裔賽人一樣——都熱切盼望恢復他們之間的和平與正常關係，這是秘書長的各次報告書，尤其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的報告書中所一再提到的：

“最近曾有許多跡象，表示賽普勒斯的希裔賽人和土裔賽人都已日益不耐煩地切盼恢復正常狀態並解決賽普勒斯問題，我們希望這一因素能對目前所作尋求解決辦法的努力具有積極的影響。”〔S/7191，第一四八段。〕

七四．秘書長其後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的報告書中說到“賽普勒斯一般人民對於完全回復正常狀態的渴念與不耐”[S/7350，第一七八段]。秘書長然後呼籲賽普勒斯的領袖們在這一方面作真摯的努力。

七五．因此，就賽普勒斯本身而言，不論外界發生何事，最重要的乃是鼓勵——不僅是允許，而是鼓勵——賽普勒斯人民、希裔賽人和土裔賽人去進行和解合作，以便可以造成為解決問題所必需的氣氛。因為問題的本身實在祇有靠賽普勒斯有那種和解精神普遍存在纔能獲得解決。因此我們希望雙方均能朝此方向有所作為並盡其一切的努力。

七六．就我國政府而言，我可以說，從秘書長的報告書中可以看出我國政府正竭盡全力在這方面加以協助，對難民們提供工作與就業機會，同時也提供經濟協助，以便重建或修整其房屋，使他們可以重新定居。

七七．難民們本身所熱切期望的重返家園，從許多觀點看來都是一項必要的積極因素。第一，這將大有助於趨向正常化；第二，難民們本身將免於遭受在被迫棲身難民特區的情形下所無可避免的艱難困苦。他們也將恢復他們的職業，藉正直的方法謀生，而無需被迫墮入難民地位靠施捨度日。第三，他們在心理上將不致因成為難民而顯得情緒矛盾迷亂。

七八．我可以向理事會保證我們正竭盡所能，幫助難民們重返家園，重新定居，力謀達成和解並向安靖的方向進展。在這些情形下，我們認為，在為解決賽普勒斯問題而作一切努力的時候，必須同時協助駐賽軍在該島進行恢復常態與和解的工作。我說這些話無非是要指出為謀恢復常態而進行的工作乃是極其重要的。我將不討論這個問題的任何細節，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不欲觸及任何足以引起爭議的問題。我要在這裏提出一切建設性的有益的事，對於可以引起爭議的事則一點也不願提起。

七九．可是，有一個最後提出的問題——武器問題——需要加以答覆。我讀過秘書長報告書中關於武器方面的那個部分[S/7611/Add.1]，我願意指出，報告書本身說這些武器、步鎗和機關鎗是要用來裝備賽普勒斯警察隊中的三〇〇名新警察的，同時也要用來更換警察目前所用而必須更換的舊武器的。我從賽普勒斯方面獲悉這些舊武器已經用了五十年之久，而又

無法獲得修理它們所需要的設備。因此這些舊武器的更換是必需的。在這些情形下，賽普勒斯政府不但有權利而且也有責任使其警察部隊正當地執行職務。賽普勒斯政府有責任維持島上的法律與秩序。這個責任是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八六(一九六四)所承認並予以重申的，該決議案正文第二段稱：

“請負有維持並恢復法律與秩序責任之賽普勒斯政府採取一切為制止賽普勒斯暴力行為與流血所必需之其他措施。”

剝奪一個政府或一個獨立國家擁有一隊聽其差遣的警察的權利是令人不能想像的事。我們也不能夠說駐賽軍是在執行賽普勒斯警察隊的任務。從來沒有人想到賽普勒斯要由駐賽軍來執行警察職務，他們既沒有責任這樣做，該決議案中也沒有這樣的規定，同時也不符合賽普勒斯的主權與獨立，後者是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本身所承認的。再者，賽普勒斯必須經常準備保衛自己，以防萬一。去年所通過的大會決議案二〇七七(二十)說得十分明白，作為聯合國會員國的賽普勒斯享有“充分主權與完全獨立，不受任何外國干涉或干預”，並要求一切國家勿干涉賽普勒斯內政，而尊重其獨立與主權。

八〇．因此我認為任何對於賽普勒斯自行置備警察之權的干涉，其本身就是對於賽普勒斯內政的一種干涉，因此我要加以拒絕。

八一．賽普勒斯政府曾說它願意——如秘書長報告書中所示——向駐賽軍代表展示各種武器，甚至可以讓他們加以檢查，並告訴他們一切詳情。賽普勒斯政府的這種做法完全是出於與駐賽軍合作的精神，而不是出於減損其主權國權利的精神。

八二．因此我必須再度強調指出，特別是在現有情形之下，賽普勒斯有權擁有自己的警察，而且這個權利是不容任何人爭辯的。

八三．主席：現在我請發言人名單上的次一發言人土耳其代表發言。

八四．Mr. ERALP(土耳其)：首先我要借這個機會對秘書長及其接近的共事者、秘書長駐本島的特派代表及駐賽軍司令 Martola 少將——我們願附帶地祝福他從現時所患的疾病中迅速康復——表示我們竭誠的感謝，感謝他們不懈的努力，以造成使賽普勒斯問題可以獲致和平協議解決辦法的環境。

八五．我也要對那些好久以來在財政上及人力上有貢獻於維持和平並正繼續作出貢獻的政府，表示我國政府的誠摯感謝。

八六．第二，我要為希臘代表方纔所作的陳述簡單說幾句話。我完全贊同他就希臘與土耳其進行中的會談問題所說的話。他對這些會談作了極透澈的分析。我同意他就所採取的程序以及我們所抱的目標所說的話。在這種情形下，保密確是必要的。從長久的經驗中，我們發覺比較容易達成的不是“公開達致的公開盟約”，而是“秘密達致的公開盟約”。同時我也要用他對希臘政府所用的同樣的話，來再次說明我國政府參加這些會談，是充滿了合作和誠意的精神，而我們的目標就是我上面所概略述及的：換言之，就是要尋求一項計及所有關係各方合法權利的基於正義與公道的解決辦法。

八七．我也很想如賽普勒斯代表在其開始發言時所說的，避免任何引起爭議的問題，但是我發現我們對於什麼問題引起爭議什麼問題不引起爭議的意見往往並不一致。

八八．我願意簡略提及幾點。例如，他提到在該島各民族間造成和解精神的可能性問題。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見，認為那是值得想望的，且可轉而造成使和平較易實現的氣氛。但是，從土耳其社區領袖們方面所收到的許多信件看來，可以明顯看出他們也是想望和解的，但是要充分顧到他們的合法權利，這一點是蘇聯代表在其發言時所十分適當地提及的。

八九．正常化也是我們所想望的；但是這種正常化必須是指根據法律的正常化。正常化不可能是指非法狀態的永續存在。

九〇．有人提到由於供所謂希裔賽人警察使用的武器之流入而最近賽普勒斯所形成的情勢。我原以為秘書長在其本次報告書增編中所表示的遺憾，已足夠使理事會警覺最近這種不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情形所包含的危險。但是這個問題既經提出，我認為我必須向理事會表示我國政府與秘書長所同樣具有的嚴重關懷。

九一．有人聲稱這種大量武器的供應是旨在供希裔賽人警察執行正常職務之用。理事會也許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有警察配備步鎗、衝鋒鎗、裝甲車、以及如果報紙的報導是可以信受的話，還配備有火箭炮和坦克車的例子。我卻不知道有任何這種事例。毫無疑問，這些武器是意圖用來對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再度

施加壓力的。這種購買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行動重大地違犯了決議案一八六(一九六四)的文字和精神以及安全理事會所作的其他呼籲，這也是絲毫沒有疑問的。我祇要援引秘書長先前一件報告書中所載的一段便够了，秘書長現有報告書的增編中也曾提到這一段。秘書長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的報告書中說：

“如我在六月十五日的報告書中所表示的，我的意見依然是：雖然毫無疑義，一個獨立自主的政府通常有權輸入及/或製造武器，但關於賽普勒斯的問題卻是在目前這個時候及目前這種情況之下，賽普勒斯政府的輸入及製造武器是否符合安全理事會三月四日決議案的文字與精神。”〔S/5950，第三十八段。〕

九二．頗饒興趣的是秘書長在同一報告書後面緊接着的一段中就提到了馬卡里奧總主教對秘書長特派代表所提出的保證：“輸入的重武器將祇作為本國抵禦外來侵略之用，而不作為內部鬭爭之用”。秘書長後來提出的報告書中充滿了這些重武器被用來造成賽普勒斯土裔公民的恐怖心理的各種事例。

九三．為了維護這種挑戰性的違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行為起見，有人提出了政府行為來作辯解；這種辯解過去曾提出過，現在又在這裏再度提出。有人說任何政府都有輸入武器的特權。我過去曾解釋過，現在願再次在此說明，即這種辯解在目前情形之下不能夠認為有效。

九四．賽普勒斯政府已因自由同意由聯合國派遣維持和平軍至賽普勒斯而行使了一個主權政府的特權。該政府如此行事，便是自願對其主權加以限制，以致它已不再能行使其與聯合國軍的任務不相符合，事實上並危及該軍本身的所謂政府行為。

九五．希裔賽人警察隨着其原已相當可觀的重武器軍火庫的繼續擴張當然就越發對駐賽軍傲慢無禮，這一點有秘書長報告書所概略述及的該軍移動自由受到干擾的事例日益增多為證。希裔賽人行政當局不容其一面要藉駐賽軍協助其制止賽普勒斯的內戰，同時卻又提出主權來作辯護，藉以抑制該軍並危害其安全。

九六．現在時間已經很晚，我不願申論促成賽普勒斯內戰爆發的種種情形，以免引起更多爭議的問題。

九七．主席：賽普勒斯代表要求發言，以便行使答辯權。

九八. Mr. ROSSIDES (賽普勒斯): 我願對土耳其代表所說的話提出答覆。

九九. 土耳其代表承認他們反對賽島的正常化, 因此他們是在致力於與駐賽軍的努力相對抗。他說他們可以了解何為正常化, 如果那是意指——而這正是他們意圖之所在——恢復蘇里克及倫敦協定, 並恢復憲法——就是那部使衆議院中的八名土裔議員有權推翻其他四十二名議員表決票數的奇怪憲法——的話。這些就是他們所提出的條件, 祇有在這些條件上他們纔能允許土裔賽人恢復其正常職業, 重返其家園與村莊去過正常的生活; 否則的話他們就要繼續被迫在難民特區過難民的生活, 藉以促進其邪惡而無望的分裂思想。這就是當他們說祇有恢復以前的憲法狀態他們纔能接受“正常化”時的真意所在。因此安全理事會的各位理事們可以看出誰是在為正常化而努力, 誰是不在這樣做去。

一〇〇. 秘書長特派代表並不是想藉正常化以使任何一方促進其政治地位, 也不是想經由正常化以達成問題的解決——因為土耳其代表所要求的正就是: 應該讓他們恢復以前的憲法狀態。聯合國軍祇要求如報告書中所一再說過的, 恢復正常的生活狀態。而正常的生活狀態就是意指應該讓被關在難民特區中的土裔賽人回返他們的家園。

一〇一. 在這一方面, 我們祇要一提——我手頭備有人數、姓名及其他詳情的紀錄——今年之內有五十三名土裔男女婦孺逃離難民特區——讓我重複說一遍, 有五十三人逃走——他們甘冒於設法逃走時遭受射擊及逃走後遭受報復的危險, 便可以證明難民們確想回家。難民特區內軍力壓制已至無法忍受的地步——不讓他們享有任何人權——使他們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險而設法逃走。這就是需要正常化的所在; 這和憲法狀態毫不相干。

一〇二. 成千成萬的土裔賽人在土耳其軍官的專橫統治之下被迫在難民特區內度日。最近, 在難民特區之一的一次叛亂中有一位土耳其軍官被殺。我可以提供一切詳情, 但是我不願意浪費理事會的時間。可是, 倘若有人對此發生爭議, 我便可以提出業已盡人皆知的詳情; 這些詳情業經公開發表。這就是難民特區的情形。

一〇三. 讓人民過正常的生活; 讓他們重返家園重理舊業, 而不要不給他們以正常善良公民的工作機

會而致造成財政問題, 他們有意自力謀生而不願被迫充當難民, 靠安卡拉送來的少量施與度日。這些都不是促成政治解決的途徑。他們不能靠以暴力對待他們自己人民而達成政治解決。

一〇四. 至於第二點, 土耳其代表說到了武器問題。他引用秘書長報告書的話, 秘書長在其中明明說這是一種政府行為, 賽普勒斯有權輸入武器。秘書長並沒有說這種舉動違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精神和文字。他祇是加上了一個問號。意見容有歧異之處。鄙意以為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內容是清清楚楚的, 我們不能在其文字所表達的意思之外妄作任何其他解釋。決議案的文字是十分清楚的。賽普勒斯政府負有維持並恢復法律與秩序的責任。任何負有此項責任的政府都同時有權擁有一支任其差遣的警察隊, 而此項警察的人數和武器乃是應由該政府去決定的事情。倘若理事會有任何削減該項權利的意思存在的話, 它一定會在決議案中以某種方式明白說出。事實上連任何間接的表示都沒有, 所有的表示都是適得其反。

一〇五. 同時我也要指出, 在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八六(一九六四)中, 政府的職責與社區的職責是有區別的。決議案第二段請賽普勒斯政府做一件事, 第三段則要求社區方面做另外一件事。因此, 政府和社區是有對照的區別的。

一〇六. 這一點在決議案第七段中也表現得很清楚, 該段稱, 安全理事會建議“由秘書長徵得賽普勒斯政府及希臘、土耳其與聯合王國三國政府之同意, 指派調解專員一人, 該專員應會同各社區代表盡最大之努力……”。因此, 賽普勒斯各社區與政府有別, 而賽普勒斯政府也與各社區有別。依據去年纔通過的大會決議案二〇七七(二十), 並依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八六(一九六四), 賽普勒斯政府享有所界予的一切權力, 也享有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所固有的一切權力。因此, 本人拒絕任何認為由於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而政府治理賽島的權利已被削減的意見, 認為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一〇七. 再者, 賽普勒斯政府顯示與駐賽軍充分合作。土耳其代表曾說到賽普勒斯政府顯出與聯合國軍對立, 他提到了報告書——我謹請安全理事會容忍為懷——看看報告書對於聯合國軍的移動自由是怎麼說的。報告書第十七段中說駐賽軍人員“計有二十六次被拒絕移動自由, 其中十次並遭受武器威脅”。報告書接着說:

“這些事件中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十月十三日，那天該軍的二人巡邏隊在執行例行巡邏時遭受四名土裔賽人戰鬥員的攔截和毆擊。該軍司令當向土裔賽人領袖提出強硬抗議……

“第二次嚴重事件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該軍的二人巡邏隊員遭受土裔賽人戰鬥員的粗暴舉動及猛踢。該軍司令再次向土裔賽人領袖提出強硬抗議……”。〔S/7611,第十九及第二十段。〕

一〇八．土耳其代表並沒有提到政府軍隊發生任何這類使用武力對付駐賽軍的情事，也沒有提到任何可以這樣做的全部武裝的人發生這種情事，而應該不是那麼全部武裝的土裔賽人倒應展開暴力舉動去攻擊駐賽軍。關於政府方面只提到了一件事，就是有一兩次他們沒有允許駐賽軍前往若干他們認為具有軍事重要性的地區；那無非是用一種很有禮貌的話，對該軍說：“你們不能去那裏”。但是後來他們還是為該軍打開了那條道路。

一〇九．這就是報告書中所記載的。倘若土耳其代表沒有提及這件報告書中對移動自由所說的話，我原不會提到它，為了答覆土耳其代表，我不得不加以宣讀。

一一〇．我知道主席急於使會議迅速進行。我一定即刻就告結束，但是如果有人提出了問題，使我不得不有所答覆，這完全不是出於我的本意，因此就不是我的錯。我所說的話非常簡單，而且很顯然是屬於建設性的。這就是我的立場，這也就是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一一一．我們要求賽普勒斯向和解方面獲得積極的進展。除此之外，我們別無他求，我們業已表明了我們的心願。

一一二．主席：謝謝賽普勒斯代表。我要向他，同時也要向土耳其代表指出，理事會深感時間迫促，因為這次會議不得不夾在許多次專為討論南羅德西亞這個極端緊急問題的會議中間舉行。由於聯合國軍在該島的任務期限已接近終了，理事會不得不在今天處理這個問題。再者，本主席還要以烏拉圭代表的身分在此發言。現在已是午後六時三十五分，我們還沒有開始南羅德西亞問題的討論，這個問題的討論將耗費時日，這是一個極其令人關懷的緊急煩難的問題。

一一三．我說了這些話以後，現在請土耳其代表發言，同時請他注意我方纔所說的話。

一一四．Mr. ERALP(土耳其)：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的發言將照例簡短，但是有一兩點我必須詳細說明。

一一五．我原來希望在這樣晚的時候，理事會可以免聽重彈關於分割的舊調；這個曲調實在已是令人無可忍受。理事會已經聽得厭煩要作嘔了。所以我將不再重提這些爭論。

一一六．賽普勒斯代表提到由難民特區逃亡的人數。當然，理事會非常清楚這些特區是在何種情況下造成的。人民設置這些特區以便可以保衛自己而防禦外界進一步的侵略。我們知道有很多土耳其人村莊遭受配備重武器而專事惹是生非的希裔賽人警察部隊包圍攻擊的情事。

一一七．他說已有五十三人逃亡。當然，希裔賽人當局的態度便是加緊壓制，以致不止有五十三人逃亡，而是將有五，〇〇〇人逃亡。但是這些人民已不止一次地明白表示，他們寧願在坟墓中自由，不願為奴隸而偷安。他們手持鎗桿，正在那裏保衛他們的權利，他們將繼續這樣做。五〇，〇〇〇人中有五十三人逃亡實在微不足道。

一一八．在另一方面，我要請問 Mr. Rossides，已經準備重返其在 Kaimakli 及 Paphos 的故居的七，〇〇〇名賽普勒斯土耳其人民，何以不允許他們這樣做去。其所以不允許他們回去是因為希臘人佔據了他們的故居，使他們不能夠回去，所以面對着這一事實，他們的這種寬容大度並不是真實的。

一一九．至於駐賽軍與兩個社區的關係，總不免到處發生一些暴亂事件，但是這些事件祇是單獨發生和偶或發生的事件。在另一方面，希裔賽人社區對駐賽軍的一貫有計劃態度卻是令人吃驚的事。他們已經變得日益傲慢無禮。例如，儘管有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的協議〔參閱 S/6102，第一二七段〕，秘書長本次報告書第二十一段卻這樣說：

“……聯合國軍巡邏隊不得行近國民軍在 Kyrenia 山脈的前進陣地，並且被國民軍禁止使用連接 Lefka 和 Ambelikou 的一條道路。此外，國民軍遮斷 Larnaca 以南的建築工程，並且不許聯合國軍接近那個場所……”

Mr. Rossides 推說這些舉動是出於軍事準備，這是必須保持秘密的，甚至連對駐賽軍也是如此。但是對誰進行軍事準備？事實一再證明了這些防禦工事並非用

來對付任何外來的危險，而是用來對付該島土裔賽人的障地的。

一二〇．換言之，如果事態變得再度棘手時，希臘人想要處於防衛強固的地位，對於這些防禦工事的疑懼充分反映於秘書長報告書中。

一二一．最後，我不願對購買武器事件再加論列；我祇願在此表示，我國政府對於今後裝運武器已予停止一點，至感滿意，我國政府並希望能將業已交付的供應品交由駐賽軍監管。

一二二．主席：現在請賽普勒斯代表發言。

一二三．Mr. ROSSIDES (賽普勒斯)：土耳其代表說增強軍力是爲了對付土裔賽人。政府的兵力遠勝過難民特區的兵力，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實。政府軍隊的所以不去掃蕩特區，並不是因爲他們沒有足够的兵力去那樣做；而是因爲他們行使約束，因爲他們要和駐賽軍合作，他們不願引起流血和戰爭。因此，那些武器並非爲對付土裔賽人所需要，也非有意用來對付土裔賽人。從秘書長報告書中也可以看出那些防禦工事是爲不斷受到侵略威脅的賽普勒斯海岸防禦之用。這一點從土耳其參謀總長所發表的言論也可以清楚看出，他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舉行了海陸軍演習及空軍作戰演習以後，曾說他們已有準備能够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佔領整個賽普勒斯。當賽普勒斯正遭受到外來侵略與侵犯的威脅時，它不得不作防衛的佈置。

一二四．主席：我的名單上已沒有人要發言，現在我要暫時退出主席的地位，以烏拉圭代表的身份發言。

一二五．當我們上次對聯合國軍派駐賽普勒斯問題舉行表決時〔第一二八六次會議〕，我記得曾經說過，這樣的一次一次地展期，我們是在使臨時的安排轉變成永久的局面，並且由於連續的延長，間接地把意在僅僅作爲減痛劑的一時權宜辦法變爲一種根本的解決。

一二六．我曾強調指出必須公開而坦白地解決賽普勒斯問題的實質。我說這句話時，認爲外國軍隊的到場將不能解決賽普勒斯的情勢，即使這些軍隊是在聯合國的旗幟之下也是如此，我現在還是認爲這樣；相反地，這一情勢必須憑藉正常運用自決原則始能解決。首先，賽普勒斯人民必須行使其制憲的權力，這正是主權的精髓所在。

一二七．當時我認爲——現在，時隔六月，我更堅定地認爲——賽普勒斯必須作一個主權國家所應作成的決定。我們研究法學的人必須對所謂組織約章與反映人民以民主方式表示其意願的眞正憲法加以區分。

一二八．從歷史上來說，約章乃是君主惠給臣民的文書。在另一方面，憲法卻是人民的意願所擇定用以支配其國家命運的法律文書。賽普勒斯雖然業經聯合國及六十個以上的國家承認爲獨立國家，並且在國際上允稱自主，可是它還是缺少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所要求的屬性之一，因爲該國人民尙未行使其主權的一項基本屬性的制憲權力。六個月以前，我們投票決定延長聯合國軍的任命〔決議案二二二(一九六六)〕，今天我們又這樣表決，爲的是要維持和平。我們知道在這樣做時，我們是在盡我們的職責，以助成該島的政治與社會安定。

一二九．我們也必須對慷慨捐輸以維持聯合國軍的那些國家表示感謝，我們要讚揚該軍的善盡其使命以確保賽普勒斯人民的安寧。可是這樣並不就解除我們強調我們所認爲最根本的一方面的責任——尤其因爲不多幾天以後我們就不再是本理事會的理事。一個國家非俟經由人民直接行使主權使其獨立建立於憲政的基礎之上，不能算是眞正的獨立。

一三〇．博學的阿根廷教授 Mr. Sánchez Viamonte 撰文論列這個問題時告訴我們說：

“通常所犯的錯誤是把憲法稱爲約章，這是一個由於常被加上諸如偉大或基本等等形容詞而被上了偽裝的名詞；可是，從法律意義上來說，一個約章永遠是皇室或貴族領主對於臣民的一種特許。一個憲法卻是人民自行訂定的基本法律。嚴格地說來，賽普勒斯沒有憲法。”

他接着又說：

“…約章既不是賽普勒斯人民所制定，也不是他們行使制憲權的結果…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國民大會對於整個憲法的草擬與修改問題舉行了一次冗長的、徹底的、詳盡的辯論。在這一次歷史性的辯論中，通過並認可了下面這個確定的公式：‘國家具有於其認爲適當時修改其憲法的不可剝奪的權利。’此項原則業已成爲舉世所接受的眞理。美國的憲法承認並宣示此項原則，雖然它是建立在下面的前提上，即制憲權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因

爲政體不容改變。當然，我們所說的是憲法，而不是約章。我們已經一再說過賽普勒斯並無憲法；它所有的乃是一個中古式的約章……賽普勒斯約章甚至規定禁止作任何的修改。這就等於企圖永久維持那個約章使賽普勒斯人民所處的奴役地位。這樣的規定幾乎令人不能置信，而且在技術上或制度上都是絲毫站不住的。賽普勒斯必須有、可以有、也想要有其自己的憲法，因爲它是一個獨立自治的國家。一個獨立國家的存在竟須受一個荒謬絕倫到禁止作任何修改的殖民地約章的約束，這無論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或是在過去任何其他時期，都是不可想像的事。即使賽普勒斯人民擁有一部憲法而不是一個約章，他們還是具有對它加以檢討、改變、訂正或修改的無可爭辯的權利——法國國民大會稱之爲不可剝奪的權利。制憲權不可能業已用盡，因爲它從來就沒有充分行使過。”

上文引自 Sánchez Viamonte 教授名曰賽普勒斯之主權與憲政 (Soberanía y Constitucionalismo en Chipre) 的一部未出版的著作，其結尾的一段如下：

“我斷言賽普勒斯唯有循憲政制度纔能行使其主權。它不但有權修改起源於殖民地時期的那個約章，並且也可以將約章全部廢止，正如它同樣有權通過一部憲法，並透過憲法而採行一項與其精神、其合法利益及其願望相一致的政治與社會制度。”

一三一．就是爲了這些真實的理由，我不能夠祇是一言不發地投票贊成這一次的再度展期六個月，而在幾天以後就離開安全理事會而可以問心無愧，好像祇要投票表決了聯合國軍應繼續防止該島的騷亂，我就算盡了責任一般。

一三二．在我離開這個莊嚴的國際機關以前，我至少必須重申我在今年六月所說過的話：

“我希望在未來的六個月之中，我們能夠對賽普勒斯問題獲致一項政治、法律及制度上的解決辦法。我希望我們不要再次回到這裏來討論賽普勒斯各社區之間是否正在互相博鬥，或聯合國軍是否必須解決該島各社區之間的紛爭。我所希望的是在今後的六個月中這些社區可以達成一項諒解，並且可以融爲一體，因爲倘若不能融爲一體，便不能成爲國家，同時倘若要賽普勒斯實現和平，

倘若要法律得以施行，以及倘若要安全理事會履行其對世界的責任，也必須融爲一體。”〔第一二八六次會議，第七十七段。〕

一三三．我離開安全理事會以前也不得不糾正一個聯合國文件中所含糊提到的一點，那就是促請大家注意當我國成爲一個立憲共和國時與賽普勒斯達成獨立時一般情勢頗爲相似。

一三四．由於賽普勒斯與烏拉圭兩國之達成自主都有國際條約存在，因而引起了一些混淆，我願意，而且實在必須加以糾正，這是出於我對於歷史正確性的尊重，同時也是作爲我對於我國那些完全自由地制定我國一八三〇年憲法的卓越政治家們表示一番敬意。

一三五．我國現任公共教育部長、博學的歷史學家 Juan E. Pivel Devoto 教授曾提到這一點說：

“烏拉圭東方共和國的獨立經巴西帝國及普拉塔河聯合省等國於簽署初步和平專約時予以承認，該專約結束了由一八二五年解放運動開始的戰爭。這個專約經各簽署國批准，並於一八二八年十月四日在蒙特維多交換批准書。

“新國家的第一個自由的主權行爲是立即進行選舉代表，以組成其獨立自主的制憲及立法大會。此次選舉係嚴格遵照一八二五年革命所訂定的法律規則及程序於全國各地普遍舉行。制憲大會於一八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聖約瑟成立。一八二九年九月十日，大會在蒙特維多城通過一項憲法，這是該主權機關各成員於毫無任何外國人員參加的情形之下所起草、討論並核可的。這一點起草人在憲法弁言中曾明白指出：‘……吾人竭盡心智，並一本良心之指使，協議擬定並通過本憲法’。第二條於提及東方共和國時稱：‘本國現爲，並將永爲自由獨立之國家，不受任何外國之支配’。該憲法於一八三〇年七月十八日在蒙特維多城及該國每一村鎮莊嚴隆重地公佈。該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在整個共和國立即生效。”

一三六．此項我國一百多年以前所發生並且確實與賽普勒斯所遭遇的情事大不相同的事態，正就是我所祝頌希望於這個地中海共和國的。

一三七．我要對佔去理事會這樣多的時間表示抱歉，但是我如錯過這個要求對賽普勒斯問題謀求根本解決的機會，我委實不能原諒我自己，這個解決辦法

將容許賽普勒斯自由行使其制憲權力，並使組成該國人民的各個種族社區鑄成一個單一的國家。

一三八. Mr. ERALP (土耳其)：雖然現在時間已晚，我原不反對傾聽烏拉圭代表所作關於憲法歷史的崇論閎議，可是很不幸地，他在這個長篇大論中卻把賽普勒斯問題所牽涉的真正爭點，繪成了一幅完全歪曲和偏向一面的圖畫。他的閎論多少是以他在六個月以前即今年六月十六日所發表的意見作為論旨。那個時候，我曾答覆他說：

“我對於烏拉圭代表的陳述將不再申論其細節，但我認為有一點必須加以闡明。烏拉圭代表對於安全理事會會議討論賽普勒斯問題的情形比較生疏。可是，倘若他讀一讀以前的會議紀錄，他便會知道我已經充分闡明了他所提及的兩點……”〔第一二八六次會議，第一二九段。〕

一三九. 我注意到在過去這六個月之間烏拉圭代表並未注意閱讀對他當時及今晚所作主張的各項答覆，至為遺憾。我不想在這樣晚的時候與理事會主席發生爭論。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國對於此項不愉快爭端所牽涉的真正問題的認識遠勝於他，我只有對這一點表示滿意。

一四〇. 主席：我要再度以烏拉圭代表的身分，簡單說幾句話，說明我是在闡揚概念與學說。我知道事實真相，我與土耳其代表意見不同之處是在對這些事實適用法律原則問題。

一四一. 我們對於事實並無爭論。我們祇是在原則、學理及概念方面意見不同，這些並不能使我們陷於對立，雖然人們對於有關法律、正義及責任的精義的問題具有根深蒂固的意見。

一四二. 我仿效那位巴斯克哲人 Unamuno 的榜樣，他說：“我能容忍觀念，卻不能容忍行為”。由於我的容忍觀念，我尊重土耳其代表所採取的立場，但是我完全維持我的學說立場。

一四三. 現在我站在主席地位發言，我要說理事會審議其議程上第一個項目的工作已告結束。

一四四. 我感謝希臘、土耳其及賽普勒斯三國代表，並於他們退出本會議時向他們熱誠致意。

Mr. A. Liatis (希臘)、Mr. O. Eralp (土耳其)及 Mr. Z. Rossides (賽普勒斯)退席。

關於南羅德西亞情勢之問題：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及三十日以三十二個會員國代表名義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82 及 S/5409)：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7610)

一四五. 主席：依照我們早先所作的決定〔第一三三一次會議〕，我請尚比亞、塞內加爾、阿爾及利亞、巴基斯坦及印度五國代表在理事會議席近旁為他們所保留的席位就座。

應主席邀，Mr. J. B. Mwemba (尚比亞)、Mr. Diop (塞內加爾)、Mr. H. B. Azzout (阿爾及利亞)、Mr. Amjad Ali (巴基斯坦)及 Mr. G. Parthasarathi (印度)於理事會議席近旁為他們所保留的席位就座。

一四六. Mr. KIRONDE (烏干達)：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當還記得我於最初提出對聯合王國決議草案〔S/7621〕的修正草案〔S/7630〕時，我曾經宣稱〔第一三三五次會議〕修正草案的共同提案國並不自命為它們一定獨具睿智，它們在以後的審議中隨時準備接受指導和忠告，以期使其修正案更為有效並更易為每一有關方面所接受。事實上，這一點業已做到，在各共同提案國間與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以及安全理事會以外的聯合國各會員國方面都曾舉行過很熱烈的諮商。

一四七. 祇要細讀我所打算向你們宣讀的那些更改之處——或無寧說是對我們的修正案所提的各項修正案——便可以看出我們雖未能對向我們所提出的每一點都表示讓步，可是我們已毅然決然盡最大的能事以迎合我們的批評者並採取向我們提議的措施。

一四八. 我願意再重複說一遍，我們現在提出這些提案是為要使盡可能與理事會其他理事國及本理事會以外各會員國向我們提出的提議相一致；就是為了順從這些意見，也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應該竭盡所能，使我們所提各點獲得普遍接受，所以我們認為必須修改我們修正案中最引起爭議的各點。

一四九. 如蒙主席准許，我要將旨在替代前此所起草各條款的新案文予以宣讀。

一五〇. 各提案國已將第一修正案完全重加擬訂，其新案文將如下：

“對於理事會迄今所作努力以及管理國所採措施均未能終止南羅德西亞之叛亂，深表關懷。”

這是我們對決議草案前文部分所作的唯一改變。

一五一．所提的新第一段經略加改訂，其文將為：

“斷定南羅德西亞之現有情勢構成對於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威脅；”。

我們認為這樣更加符合其所根據的憲章第三十九條。

一五二．所提的新第四段亦經改訂，其現有措詞將為：

“請聯合王國撤回前此對非法政權所作之一切提議並斷然宣佈該國唯有在多數統治之基礎上始能准許南羅德西亞獨立；”。

各理事國都知道事實上所發生的事情是我們把向英國所提兩項請求的次序加以顛倒。大家都知道這是一項雙管齊下的請求，而我們所做的工作無非是顛倒次序以求加強重點。同時，這也是遵從我們若干同仁建議我們採取的優越起草技術。

一五三．所提的新第六段經重行擬訂如下：

“提請各會員國注意：任何會員國之不予或拒絕實施本決議案者構成違犯憲章第二十五條；”。

我們依從各同仁所提出的意見，認為必須刪去最後的“要求採取適當行動”等字樣。這並不是說我們認為適當行動是不重要的，而是我們認為應該等待試行採取決議草案中所建議的各項措施並等到這些措施經證明為無效時再作決定。

一五四．所提的新第十二段經更改如下：

“請秘書長就實施本決議案之進度向理事會具報，第一次報告書至遲應於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以前提出；”。

實際上，唯一的改變就是增加了“進度”兩字。這一點又是依從較佳的起草技術，並藉以消除本理事會若干理事國所表示的疑慮。

一五五．這就是我們對我們本身的修正案所提出的全部修正案一覽。

一五六．在我結束這次簡短的致詞以前，我要說各提案國及其所榮幸地代表的非洲集團認為本問題的審議應儘早予以結束。我們切盼最好在明天就舉行表決——事實上不應遲於明天。我們知道發生了若干事

件也許會使本問題的審議遲延若干小時，但是我們認為這件事應儘早予以處理，並應於明天告一結束。

一五七．我願意說明我們何以如此重視結束本問題的審議工作。聯合王國代表昨天發言時〔第一三三七次會議〕曾促請理事會注意於最早日期結束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說他要強調指出這一點非但極端重要，並且極端緊急。而主席先生，你在你的發言中也曾抱持同樣的意見。我個人也幾乎要起來發言表示贊同你所發表的意見，但是我終於沒有為這種誘惑所動。

一五八．在英國和羅德西亞所發生的一些新發展大大地增加了我們的憂懼。目前我們似乎覺得英國若干身居要津的人士在再作思量，他們認為應該作一切努力以便重新回到威爾遜總理向伊安·斯密士所作的提議。我們認為本理事會應及早作一決定，愈早愈妙，以便可以預先制止任何此類不幸的發展。

一五九．我國代表團無需再次強調從一開始我們就已經感覺到的，那就是：這些關於會談的談論是最不幸的事。我想當我說我們覺得這些會談的結果乃是英國對反叛政權的一種極不光榮的投降時，我是在代表所有三個共同提案國發表意見。倘若這就是現在英國人士正在談論所要恢復、所要回頭走的路，那麼我們覺得我們在這裏是愈早作成決定愈好。但是，事態的發展是如此的令人困擾，使人們不得不開始懷疑，即使在此類決議案——也許經少許修正——通過以後，與伊安·斯密士進行此等無止境討論的門是否會就此關閉。

一六〇．我要向你們宣讀引起我們憂懼的一篇文章。該文發表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的每日電訊報。標題為“羅德西亞之四日寬限”，意即英國再度給予羅德西亞四天寬限之期。有一個小標題為：“斯密士計劃採行猛虎號軍艦上所擬具之改革”；另外一個小標題為：“威爾遜與聯合國限期”。這篇報導的本身說：

“羅德西亞危機昨晚發生新的轉變。據索士柏里方面報導，伊安·斯密士先生終於在考慮修改其非法的憲法而使它符合他與威爾遜先生在英國猛虎號軍艦上所擬訂的計劃。儘管其內閣中有人反對，據說他還是認為如果這些計劃能夠付諸實施，羅德西亞將獲得遠較良好的生存機會。

“英國政府方面對此所立即引起的反應並不令人氣餒，可是據指出：如果據傳斯密士先生業

已另有打算的意思是要解決危機的話,那麼他‘就必須迅速採取行動’——“就必須迅速採取行動”我想恐怕是引用若干負責當局所說的話。不論是公開地宣佈其決定或是向威爾遜先生傳送音信,他必須於三天或四天之內將其意願通知英國政府。這是因為據估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屆時將對英國所提要求採取強制制裁的決議案達成決定。”

接着是一個小標題:“門‘並未門起’”;另外一個小標題是:“撤回前議”。這篇報導的正文繼續說:

“假定該決議案獲得通過,英國政府就認為應受今年九月國協總理公報所稱撤回包括在英國猛虎號軍艦上所擬定者在內的一切立憲解決辦法的提議。即使到了這種時候,英國的意見認為與斯密士先生重開談判的門還是不會加鎖上門的。”

我想最後這一句話也許是“最傷人的話”。我們之中有些人開始懷疑是否還值得繼續行使這一類的手段。我想我們對於這是否確實是今日英國或英國政府所抱持的意見一事,有權要求獲得若干解釋。

一六一. 提案國與英國政府所進行的若干談判——我並不是在此洩露任何極端機密的事情——顯出了一些礙手礙腳的情事,這是並不十分令人鼓舞的。此所以我們認為,在目前情形之下,我們最好是乾脆把這件事付諸表決,不論其結果如何。我確實認為現在已是英國明白表示其所處立場的時候。

一六二. Lord CARADON (聯合王國): 我等待着想知道是否還有其他發言人要參加今晚的辯論,但是我推想今晚的發言人名單上已經沒有其他人要發言。我祇想向烏干達代表說,英國代表團已完全準備繼續進行我們依照想來業經大家同意的時間表而定於明天舉行的辯論。那時候我們將有機會來追蹤他今晚所提出的各點。

一六三. 主席: 我們曾進行諮商,以期找出我們明天集會的時間。由於明晨幾乎所有理事會理事國都要參加一項典禮,我想最早的集會時間當在午前十一時三十分。

午後七時二十五分散會

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日內瓦之聯合國銷售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